

(五十年代)

# 香港短篇小說選

劉以鬯編



(五十年代)

# 香港短篇

# 小說選

I247.7

L738

作者有誤



A0905579

劉以鬯編

# 香港短篇小說選 (五十年代)

劉以鬯 編

---

出版：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東109~115號智群商業中心十三字樓

電話：2528 3671 圖文傳真：2865 2609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三十號地庫(門市部)

電話：2528 3605 2865 0708 圖文傳真：2861 1541

承印：亨泰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柴灣利翠街27號德景工業大廈十字樓

電話：2896 3687 圖文傳真：2558 1902

發行：利通圖書有限公司(港澳)

九龍紅磡民裕街41號凱旋工商中心8樓C

電話：2303 1010 (13線) 圖文傳真：2764 1310

---

© COSMOS BOOKS LTD. 1997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一九九七年·香港

(本書文字不代表藝展局之立場)

# 目 錄

---

偷水賊·····	海 辛	136
彎彎的岸壁·····	姚 拓	124
房東與我的太太·····	皇甫光	116
債·····	林適存	103
宿夜·····	侶 倫	95
開頭的詞句·····	李輝英	87
魔道·····	李維陵	65
遺容·····	朱韻成	63
人渣(節錄)·····	阮 朗	52
未完成的心願·····	沙千夢	40
第三任太太·····	平 可	26
夜劫·····	王 樹	16
熱浪·····	王敬義	8
序·····	劉以鬯	1

出賣母愛的人	夏易	141
香港海的網罟	秦牧	149
百靈樹	徐訏	165
十誠	徐速	190
補鞋匠傳奇	高旅	215
太陽下的街	馬朗	239
神農	馬彬	257
鬧鐘	殷勤	270
海岸線上	崑南	273
一條大蛇	紫莉	284
先知李維龍	望雲	290
五四遺事	張愛玲	297
李柏新夢	曹聚仁	310
香港仔的月亮	舒巷城	325
愛情是甚麼	傑克	331

勝利的幻滅	雲林	337
落月湖	黃思騁	343
籬	黃崖	358
吉布賽女郎畫像	黃蒙田	368
姊妹	路易士	381
私奔	楊柳風	385
釵頭鳳	葉靈鳳	395
半下流社會(第十二、十三節)	趙滋蕃	404
鄉裏來的姑娘	齊桓	423
天堂與地獄	劉以鬯	430
三人行	慕容羽軍	435
私生子	盧因	454
木屋夜話	諸葛郎	468
夜工	譚秀牧	472
艱難年代襟碎	羅隼	484

# 序

劉以鬯

五十年代初期，香港出現難民潮，許多知識分子從內地來到香港，很快形成新的文學時風，使香港文學由一種形態轉化為另一種形態。林適存（筆名南郭）將這時期的香港文學稱作「難民文學」①，主要因為不少香港小說都是反映難民生活的，例如：趙滋蕃的《半下流社會》寫的是難民生活，張一帆的《春到調景嶺》寫的是難民生活；本宅管事的《某公館散記》②寫的是難民的生活；徐速於一九五〇年從成都來到香港的第一個短篇《難民花》，寫的是難民生活；而林適存本人，在留港的四年中「寫的也都是這一類的作品。」

寫難民生活的小說，難免有濃厚的政治色彩。因此，本宅管事的《某公館散記》與趙滋蕃的《半下流社會》就產生了強烈的對比性。說「對比」，因為《半下流社會》寫低等難民生活、《某公館散記》寫高等白華生活，並無顯著的對抗性。那時候，真正具有劇烈外部衝突的香港小說是嚴慶澍用「唐人」筆名在《新晚報》發表的《金陵春夢》與林適存在《香港時報》發表的《紅朝魔影》。《新晚報》是左派於一九五〇年十月創辦的，目的將報紙副刊作為文學陣地，在香港文學的兩大集團進入「暗鬥場」時，為留港左翼作家提供園地，發表像《金陵春夢》這樣具有強勁力的小說。林適存站在對立的基礎上，在《香港時報》發表同樣具有濃厚政治色彩的連載小說《紅朝魔影》，「和《新晚報》對陣作

戰」。<sup>③</sup>

這些實際情況清楚顯示：五十年代的香港小說有不少是為適應政治需要而寫的。

小說當然可以涉及政治，也常會涉及政治。不過，將小說當作政治揚聲筒，必會減少小說應具的文學價值。司馬長風說過這樣的話：「拋卻政治意圖、道德信仰，保持寫作動機的純潔，這是有藝術真誠的作家起碼應守的規範。」<sup>④</sup>

但在五十年代的香港，作家要保持純潔的寫作動機，並不容易。虹霓出版社出版的《小說報》，以「一份報紙的價錢、一本名作家的小說」為術語，表面由梁太主持，背後則由美國新聞處的高級職員牽線，每期刊登一篇四萬字的中篇小說，俗稱「三毫子小說」，稿費雖高，卻有附帶條件：小說必須有反共意識。

那時期，從內地來到香港的知識分子，因人地兩疏，謀生不易，祇好煮字療饑。小說家路易士曾坦白承認：「我彷彿沒有想過要寫小說，更沒有想過要以此為生，不料饑來驅我，終於陸陸續續寫了幾十萬字……我每一次在夜的街上遇見十五六歲的「神女」，必定會興起由衷的同情，我和她們，原是一樣的可憐蟲！……我們一樣是為了麵包。」<sup>⑤</sup>

事實上，像路易士那樣「為了麵包」而寫小說的，很多。一九五二年，以繼續學業為名從上海來到香港的張愛玲，不但為美新處寫了兩部具有濃厚政治色彩的長篇小說：《秧歌》和《赤地之戀》；而且將翻譯的《老人與海》、《歐文小說選》、《鹿苑長春》、《愛默森文選》等文今日世界出版社出版。

另一位小說家徐訏，於一九五〇從上海來到香港後，因生活不安定，曾對他的朋友張同表示：如果

真要賣文爲生，他可以大量生產，稿分三等，按等級收費。⑥所以，他的〈盲戀〉雖無政治色彩，也交〈今日世界〉發表。後來，他還爲今日世界出版社選編〈美國短篇小說新輯〉。

今日世界出版社是美新處辦的出版社，稿費較其他報刊高。美新處這樣做，主要想趁香港文學進入轉型期，使大批香港作家爲他們搖旗吶喊。尤其是韓戰爆發後，美國以「國際警察」自居，一方面在朝鮮動武，一方面在香港發動文化宣傳戰，企圖以香港爲中心，在整個遠東地區形成「綠背文化」。關於這種情況，有兩件事值得一提：

(一)受「綠背」控制的友聯出版社，一九五二年在香港創辦〈中國學生週報〉，到了一九五七年又在新加坡創辦〈學生週報〉。

(二)出任新加坡〈學生週報〉主編的，是在香港擔任過〈中國學生週報〉主編的姚拓；出任新加坡〈學生週報〉編輯的，是在香港擔任過〈大學生活〉編輯委員、〈中國學生週報〉副社長的黃崖。姚拓擅寫小說，曾在一九五四年出版小說集〈二表哥〉；黃崖也擅寫小說，曾在五十年代出版〈一顆星的殞落〉、〈草原的春天〉、〈祕密〉。

從這些事實來看，美國人大灑美元，祇是一種謀略，並無推動香港文學的意圖。不過，我們要是能從不同層面去體認五十年代香港小說的實質，就不難看到另外一些文學脈絡。譬如：曾任美國駐港領事館經濟領事的馬朗，在一九五六年創辦的〈文藝新潮〉卻是一本純潔的文藝雜誌，與「綠背」無關。至於曾在〈文藝新潮〉發表〈魔道〉等小說的李維陵，竟是〈小說報〉的編輯。

這種「腳踩兩家船」的作家，在五十年代的香港並不太少。除向政治靠攏的純文藝工作者之外，還



有文藝工作者向商業靠攏的。「島上社」成員張叻冰，曾被侶倫譽為「拓荒時期在新文藝工作上較為突出的作者」，「竟離開了新文藝崗位」<sup>⑦</sup>，用「望雲」的筆名發表章回體小說《黑俠》以及流行小說《積善之家》、《毒豔》、《金夢記》、《從心所願》等。此外，還在通俗文藝雜誌《小小說》發表小說。

至於同樣被侶倫譽為「拓荒時期在新文藝上較為突出的作者」黃天石，雖在新舊文學交替時代用白話文寫小說，後來也「離開了新文藝崗位」，改變作風，用「傑克」的筆名發表章回體小說《紅巾誤》以及流行小說《名女人別傳》、《改造太太》、《長姐姐》、《表姐》、《野薔薇》、《合歡草》、《奇緣》、《鏡中人》、《心上人》、《紅衣女》、《花瓶》等。這些小說出版後十分暢銷，書市曾出現過冒名偽作和盜印版。

與張叻冰不同的是：黃天石採取「腳踩兩家船」的做法，一方面向商業利益靠攏；另一方面繼續做嚴肅的文學工作。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六日，「國際筆會香港中國筆會」在九龍界限街友聯出版社成立，黃天石被推定任會長。一九五六年，黃天石將《文學世界》復刊<sup>⑧</sup>，作為筆會的會刊，並在復刊後的《文學世界》發表《短篇小說的綜合觀》、《狄更斯的偉大與平凡》、《科學時代的想像文學》、《詩與新詩》等文藝評論。

這種「雅俗不分」的態度，在五十年代相當普遍。李輝英地來到香港後，為了生活，也不能不改變作風，寫一些迎合市井趣味的小說。他在香港寫的小說（如《四姊妹》、《茜薇小姐》），都有適應地方性文學語境的傾向，使他不能不承認在這個時期發表的短篇小說「貨色不夠好」。<sup>⑨</sup>

李輝英是著名的東北作家，在內地早已成名，不會不知小說是必須用藝術語言加強「純」度的；但是面對社會現實的趨勢，除非不想賺稿費，否則就要從屬於商業市場，生產具有消遣性的作品。因此，大部分文人在這個高度發展的商業社會靠寫作過活，祇好採取「腳踩兩家船」的態度。

所謂「腳踩兩家船」，就是一邊寫商品；一邊寫自己想寫的小說。一九五一年的李輝英就在大量生產低俗小說的同時，在《星島日報·星座》發表長篇小說《人間》。這部小說，被曹聚仁譽為李輝英最好的作品。<sup>⑩</sup>

《人間》雖獲好評，卻不是寫香港的。反而曹聚仁的長篇小說《酒店》（一九五二年九月由香港現代書店出版），寫的是香港舞場和舞女。

曹聚仁筆耕五十多年，產量豐富，主要是文史方面的著述，小說不多。在香港發表的長篇小說，有《酒店》與《秦淮感舊錄》。短篇小說很少，祇有一九五二年發表在《星島週報》的《李柏新夢》較受人注意。《李柏新夢》與《秦淮感舊錄》一樣，也是時事小說，雖以華盛頓·歐文的《李柏大夢》（或譯《李伯大夢》）為藍本，卻不是拙劣的模仿，描述方法和構思意向都比《酒店》好。不過，曹聚仁明知《酒店》題材老調<sup>⑪</sup>，仍用當時流行的表現手法寫舞場和舞女，可能與寫作動機有關。他在《酒店·前記》中這樣說：

「我們這個社會，原本是一個甚麼都是商品的社會。適合着「色情」需求而來的舞場，舞女本來就是一種商品。」

依照這種看法，曹聚仁很有可能將小說也視同商品。五十年代的香港作家，能抗拒「綠背」誘惑

的，未必有力擋住商業大潮的衝擊，即使侶倫這樣的作家，雖不接受「綠背」，卻不得坦率承認：除了〈窮巷〉，「所出版了的作品，差不多全是為適應客觀條件（市場）的需要而寫的東西。」<sup>②</sup>

文學作品商品化的傾向，明顯含有複雜的因素，如果想對五十年代香港小說獲得清晰的總體概念，就要放棄單純審視的方法。有些特殊的文學現象，出現在「甚麼都是商品的社會」，佔的比重雖小，卻不容忽視。舉例來說：五十年代初期，香港書市曾出現過海濱書屋出版的〈海濱文學叢書〉。海濱書屋是純商業機構，負責人卻有意為推動香港文學做一些工作，出版這套以小說為主的叢書，既不要求作者撰寫媚俗的作品，也不要求作者在作品中宣傳政治主張。

此外，另一種特殊的文學現象也值得注意：〈文藝新潮〉是不付稿酬的；但是它刊登的作品，特別是小說，所具文學價值遠較「綠背」報刊刊登的作品為高。

為了使讀者能夠看到五十年代香港短篇小說的風貌，我不但偏重於具有認識價值和美感作用的短篇；還摘錄〈人渣〉、〈半下流社會〉與〈黃金海岸〉的片段作為短篇輯入。

一九九六年九月二十九日

## 附註

①南郭：〈香港的難民文學〉，台灣〈文訊月刊〉第二十期（一九八五年十月），第三十二——三十七頁。

②本宅管事原名嚴慶澍，另有筆名阮朗、洛風、唐人等。《某公館散記》在《新晚報·下午茶座》連載，於一九五一年六月由求實出版社出單行本，題目改為《人渣》，曾由牧浩平譯為日文。

③全①

④司馬長風：《自序》，《驪歌》（香港高原出版社，一九六四年六月初版），第一頁。

⑤路易士：《後記》，《火花》（香港海濱書屋，一九五一年十月初版），第一〇二頁。

⑥張同：《念伯訂兄》，《徐訂紀念文集》（香港浸會學院中國語文學會，一九八一年五月初版），第三頁。

⑦侶倫：《寂寞地來去的人》，《向水屋筆語》（三聯書店香港分店，一九八五年七月初版），第三十——三十一頁。

⑧黃天石曾獨資創辦文藝雜誌《文學世界》（十日刊），出至十二期停刊。

⑨李輝英：《後記》，《牽狗的太太》（香港海濱書屋，一九五一年九月初版），第一三二頁。

⑩曹聚仁：《文壇五十年（續集）》（香港新文化出版社，一九七二年二月版），第一三一頁。

⑪曹聚仁在《酒店·前記》中說陳蘭蓀曾指他寫《酒店》選用的題材，「司空見慣，已經變成老調了。」

⑫侶倫：《新訂本題記》，《窮巷》（香港文淵書店，一九五八年一月版），第四頁。

# 熱浪

王敬義

這海灣守着一個大遊樂場，紅紅綠綠的霓虹燈把海水映染成五顏六色。

他輕輕的把小船划離岸邊，縱是輕輕的，海水仍是晃盪了，不停的晃盪着，五顏六色的水波花蛇一樣的小艇，都亮着白熱的電石燈，因而空氣裏有一股燃燒電石的惡臭。一條中艇泊在海灣中間，燈火輝煌，大紅字的招牌賣的是魚生粥。

他得集中注意力，才能減少和別的小船相撞的次數。不少人在船上唱小調，也有吹口琴的。鴛鴦船，像他與玉婷這樣，一男一女坐在上面的，數目也不少。

玉婷現在雖是坐在船尾，同他面對面，但她卻將頭扭向後邊，不知爲了甚麼。她纖瘦的身子，從側面看，更是板平。她真是一點胸部都沒有。她的長頭髮靜靜的掛着。她爲甚麼要不快樂？他想。

遊樂場像一面光牆聳立着，在它上面的天空，那黝黑的雨雲變成了褐紫顏色。時代曲的聲浪，一陣一陣襲過來。船越行遠，時代曲的聲音就越低，越沉悶。海水在崖岸上撞出的疲倦聲響逐漸清晰起來，好像海的嘆息。

「玉婷，」他忽然喚她。

她沒有挪動身子。他想：崖邊上有成千成萬的貝殼，在海水的嘆息裏酣睡。只有它們不知道熱。小船漂出海灣，開始輕微的搖動。水流較急，像是退潮時候。他不敢任小船隨水流漂遠，便伸出左舷的槳搭住一隻浮筒；小船靠了過去。半蹲半站的，他從船頭找出一截濕淋淋的蔴繩，費了不少手腳才將船繫牢在浮筒的鐵索上。他這才心安了，摸索到了船尾，挨着玉婷身邊坐下。他們快一年沒有見面，但她頭髮的微香，她用來洗臉的肥皂的香氣，……當他挨近她時，都撲進他的鼻孔。他是熟悉它們的。她的有茸毛的細瘦的頸子，裙領的花邊披蓋在上面，她低下頭，頸子顯得更長了。好像她每次對他的生氣都是這樣子的。他覺得隔了一年忽然再看見她，特別是這種生氣的樣子，很能令他有親切之感。但她爲甚麼要一言不發的生氣？不生氣不更好？

他想不通自己究竟怎樣得罪了她，就說：「玉婷，你不理我，……唉！你真不應該。」  
可以看清怪異的崖岸的影子突出在天下邊。天是稍淡的黑。

船頭不時要在鐵索上撞出聲音來。小船搖搖擺擺，小孩睡搖籃可能就是這滋味，他想。

「玉婷，你來都來了，總不能一句話不說，」他想。但他想的並沒有說出來。他只是想。你總不能一句話不說。

她略抬起頭，看他一眼，再低下頭。他看到她嘴唇在動。忽然他感到她的脈搏的跳動，很急很快。他伸出手，用手臂圍着她的肩，她動也不動。

對海香港有燦爛的燈光。每一盞燈都在眨。

他在心裏說：你的固執真可恨。雖是有一年分別，但這絕不能算是誰的過錯。我去日本是讀大學，

你杜玉婷等高中畢了業還不是立刻到英國去？何況我在日本又沒有亂搞。

或者是她變了心？他倒沒有考慮到這個問題。他笑了笑，假聲咳嗽了一下。他想等她抬頭，可以看她，便對她說：「玉婷，有話請說，不要可憐我！」開她一個玩笑。但她沒有抬頭。下一瞬間，他又想這是不可能的。杜玉婷不是好交際，會打扮的女孩。她的父親又是舊式的潮州商人，輕易不許女兒交結男朋友。他與她來往也是經過一番奮鬥才成功的。而且玉婷又不美。從小就苦練鋼琴，一天至少要在琴前坐上四小時，練習指法、指法、……所以發育不好，身子只得魷魚乾那樣一薄片。她長得與她母親一模一樣，不僅臉型像，體型與聲音也像。她母親是助產士。不過現在，賦閒在家，不再給人接生，因為年齡高了。他一直在背後喚她母親「魷魚乾」。他真不希望玉婷太像她母親。當然玉婷不會去當助產士。她是鋼琴家。女鋼琴家。他追求她也是爲了她鋼琴彈得好。至於好到甚麼程度，他說不出。他對音樂沒有研究。但她在黑白的琴鍵上常常彈奏出他的快樂與憂愁。這使他衷心的欽佩她。

但她似乎太不知賣弄風情。他們擁抱過，吻過，不過她並不能使他如意。有時他竟想她可能有點傻。他只有想她是練鋼琴用功過度以致變成這樣。否則的話，小別重逢，哪個女孩會像她這樣？

「玉婷，」他忍不住又喚她。「你真不該這樣待我。我一放暑假就跑回來，別的同学都去環島旅行了。留日學生組織了一個旅行團，他們旅行到鄉下，住在農人家裏，他們在果園裏採蘋果，騎在大樹幹上，……。玉婷，請想想，你是不是有點殘忍？」

最後這句話，好像打動了她的心，她偏仰起臉來看他，眼眶濕濕的，沒有說甚麼，就又低下頭去。她可真是傻了！他想。那你爲甚麼還來？倒不如爽約不來！船到香港，你就沒有來接船。

海灣外不遠處，一艘汽艇「突突」開過去，艇首燈盞獨的亮着。汽艇過去後，有幾陣波浪來推搖他們的船，浮筒也一起一伏的。他握住她的手，她很馴順，於是他擁抱她在懷裏。她的呼吸忽然急促起來，「不要碰我，方人傑！不要！」她說，無力的掙扎着。他吻她的時候，他的臉接觸到她熾熱的氣息。她格格格的咬響了自己的牙齒。他可以看出她的睫毛如何交插着。他們分開來，突然，有甚麼落在他的手背上——一滴水。他托起她的下巴，是她哭了。他縮回手，嘆了一聲。

海面有一小圓一小圓的亮。狡黠的亮。浮筒在水中的部份，更是亮得叫人心亂，好像打開了滿盛奇珍異寶的盒子。他知道它們是貝殼的反光。手放到水中，多清涼的海水。水面是溫燙的，只有水面。水很軟。水在從他的指縫流過去。它總是要流的，沒有東西能阻擋住它，使它不流。

他把雙臂都浸涼了，又坐直身子。不說話的玉婷，他想。這一年都沒有說話嗎？

他想划她回去。「雙層巴士」在馬路上輾過，那隆隆的聲音依稀可以聽到。他忽然想起這是他再回到香港的第一個夜晚啊！

「你真不說話，玉婷？」他問。「一句話也不說？」

她已揩乾淚水，眼睛瞪得很大的看着他，像是在說：「有甚麼好說的？你方人傑又不『傻』！」

她避開她的視線，輕拍着她的手背，喃喃道：「我們又在一起了，一年過的真快，我感覺好像我一直沒有離開香港——離開你。」

她還在注視他。片刻後，她說：「不要說了，安靜的坐一會兒吧！」又說，聲音很低：「假幸福就是真的，世界上本來真假不分。……我不說話值得你大驚小怪？我不漂亮，配不上，我自己知道。可



是我們究竟有過一段挺美的感情。……你何必一定要逼我說話？我這麼簡單的一個人。我不說話同說話一樣。……你說回香港陪我嗎？……我不一定要人陪。你母親，她待你多好，你要多陪陪她。你去了一年，她一定常常盼你回家。你信裏說……。不說了，過去的事何必說。你心很好，你不是壞人。可是，你的心，我永遠抓不到。……我們離得太遠，倒是在日本，我們還離得近。你的心，你的心在哪裏呢？我可以去找它。多遠都可以去。我不怕累。我一直能夠吃苦。就是你不肯告訴我。……我傻我自己知道。我永遠不會掛在天上，我要是有光亮，也不過是長在浮筒上的小貝殼。誰會注重貝殼？世界上有那麼多！不能怪你。不過我不願意別人欺負我，隨隨便便的把我踩在腳下邊。不是說你！……我每天還是練琴，手指尖都痛，有時我就想練到那一天才算成功？可是不練琴又做甚麼？十二年的習慣了。……那邊有這麼多紅紅綠綠的燈。……也許是你走了的緣故，我這一年總在想。都是以前從沒有想過的。……可是你還是老樣子。你生活一定不像我這樣單調，有很多朋友？我以前的朋友都同我冷淡了。我不計較。……你方才，你不應假裝，我們又在一起，你說的。實在你不該……。月亮呢？月亮怎麼還沒有上來？要上來從那邊，東邊？西邊？……」

「東邊，好像是從東邊，」方人傑說。「我不太清楚。」

「會不會下雨？」

「我們回去吧。也許會。早應該下雨。」

「最近一直悶熱。快一星期了。我接到你日本上船前寄來的信那天開始熱的。白天太陽在窗子上慢慢的移，又好像是不移動的。」